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衛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圣體休書青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柰之何哉

歲橙

上林賦葴橙若蓀李善本作葴持葴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蕺蒋善本葢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葴持缺故詳具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栘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法發其機塡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嫺

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
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寃鬼
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
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
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即韋
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
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羡餘立綱運處蘇楊鹽利

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囤以革逋欠立改兌以省冊費建倉厫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閒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閒疾苦毋坐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

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耶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廏馬送歸　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踵至病愈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譖者力爲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

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眷待之
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盡自
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
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
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
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
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輙引去或徑以

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彝位置雅潔有酒餚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弟嘗嫁壻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

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
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
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
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儁不羣詩書畫皆
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
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己意六分乃妙
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曉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塡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虀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

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
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
菹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
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
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
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
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
男兒有志投蹤跡缾鉢依稀在手中

黕朝班

子美幾囘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囘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鑾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

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寔相趣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眞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輈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令試拈一二如騣尾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埃用阮䇲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

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郤略羅峻屛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玄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溆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鍾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隣

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沉

綠沉設色名猶今所謂沉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

詩乃謂甲抛於雨爲金所鎖鑰臥於苔爲綠所沉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常賜張奫以綠沉之甲薛氏遂以綠沉爲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沉爲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棼棼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

乃盡八公之才借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

具時事稱爲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日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爲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爲逗合之逗也又借爲

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一借爲酘酒之酘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棲宿蓋重醖謂之酘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嘗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

志既非僻書賁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卜夜闌當是下夜闌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冐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

音無改髩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春衣繡更相宜白首垂絲願不違違字出微韻皆趂筆之誤

金盌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盌即玉盌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憶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恠盧充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

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别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恩愛從此别斷絶傷肝脾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歘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因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着棺中今視卿盌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

墀曾寵鶴則誤以爲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爲漢之張騫劉越石爲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弃起圍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爲笛詩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籞同藥即欄欄即藥也乘與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爲花藥之欄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廻樂天嘆爲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則又以已意斡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爲金手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脩然在目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然亦工絶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峰采藥詩連峰數千里脩

杯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熈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爲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

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蒸羨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眞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蘇爲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尋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

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寧不怖死（世說王恭有清詞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項名能詩者有一事累用殊令人憎弊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撿看然誤處政自不少虢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

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璡而以玉奴爲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爲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袁紹檄曹操云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鈎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故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斝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是也乃以爲姓西又石建方欣洗牏厠姜麗不解嘆咿嚘漢書本作厠牏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意玄虛指此耳

撝謙

撝謙撝裂也從手爲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謂指撝皆謙也本義作發揮其謙非

雅舂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雅樂器也

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筩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两紐疏畫足言舂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舂舊注皆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閬也虛壍也

許景先詩誤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爲蘭

檮杌

檮杌舊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曰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名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犭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秇文志檮生皆作

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内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鷟鵷雛翔其上騰猿飛獵棲其下蜀都

賦猨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猨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烏鬼

鸕鷀水鳥似鴉而黑峽中人號曰烏鬼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言此烏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爲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

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其少卿也其爲人縝密故覲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弟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燄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竒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决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爲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貲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比其所輕爲然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左右尚書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壻當選預求善地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壻曰地遠無脚力柰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鏊自代　朝廷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泰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

宦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爲盜賊所指可爲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黨顧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

爲已事安得善終尤爲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爲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使一副都驅縉紳之無耻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鸛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鸛在陰从雨鸛好霜故从

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嵗累朝詔誥底本皆存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遊館閣倘眞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　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巳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　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

于 上欲罪儼等 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幷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

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餼羊乃爲無恥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追追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

于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戕湣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計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

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唱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趙古則

趙古則撝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童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

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旣没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謙之學行濂又當時倖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娟嫉讒人所阻以文學之士反錮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今噫可悲巳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

六篇丘深菴李西淮謝木齋皆訪其他書于嶺南不獲

俎豆軍旅

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即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

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忮爲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掇遇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説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當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畧法

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囘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眞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荀言爲然矣何者統者道之

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歎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

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隲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剥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棼棼好飲食而尠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賊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翏翏刁刁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

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棄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千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剥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曰爲大籟者乎故予甞謂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

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涴已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爲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喜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

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邪予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

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擿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危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牘牘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若以

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閨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即讃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

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拔刺爲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卽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克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

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

牿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儆人甚切人未之思耳即牿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舊爲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輙爲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牿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牽良心

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耳目廢置不用雖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平旦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囘思日間形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之無所從告也哉

人不知而不慍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慍云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參看蓋君

予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奚慍耶余因視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曰此即無適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意與先生所見略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即荅勿容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於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

而弟爲此言不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吏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柰何先生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寛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日夕營救君此時肯曰無可柰何否聞者懍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晩年進德如謂

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眞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郤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塲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正大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堅白

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皦皦者易汙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

大

竊負而逃

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眞如此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棄遽從而敝屣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況父乎哉

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巳則制之而巳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内召珓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珓陰陽爲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

天子乎一擲而聖我　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珓卜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于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爲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隨在而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

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溫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

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牧之書夫子廟碑

杜牧之書韓公處州夫子廟碑陰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有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始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爲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百家途鑪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

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泊何依而爲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楊墨申韓煞透徹其源寔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寔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遷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竊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

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巳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葢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説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軌

焦氏筆乘卷之四